

大年吉祥

子薇

年来了,春也就来了。年的味道是怎样的?是香的,是甜的,是暖的,生机勃勃,红红火火,让人心生欢喜,一个人低头走路时,都会嘴角往上一翘,一不留神地笑起来。

年少时,我小小的心很容易被填满,一把年货就够了。大年三十,换上裁缝香云为我们做好的新衣裳,褂子上的有机玻璃扣子,在阳光下泛出惊心动魄的光芒。

糖稀,早早地熬好了,赭红色的,光是闻着,都齁甜齁甜的。母亲从自家地窖里掏出储存了一秋一冬的红薯,洗净,去皮,切片,大火蒸煮,去掉渣滓,文火慢熬。我端坐在灶膛前烧火,柴火拿火钳压着,不至于太大,也不至于太小。熬制好的糖稀,是炒米糖、花生糖、芝麻糖、糖豆子不可缺少的配料。柜子、橱子上的抽屉被一只一只地抽出来,拿洗净的棉布一遍一遍地擦拭干净,晾干,炒好的米放进去,炒好的芝麻放进去,炒好的花生放进去,熬好的糖稀与这些香喷喷的谷物充分地搅拌在一起,然后压得瓷瓷实实的,再倒出来置于宽厚的面板上,切成块,切成片,切成条。

除夕之夜的团圆饭,母亲必会请来离我们家不远处的一位孤寡老人,母亲随我们孩子叫她二娘。二娘来时,拎着一只火球,它是一种取暖工具,带有把手的小瓦钵,像极一只圆形的小篮子,只不过,前者是黄土经窑洞特有工艺烧制而成,后者由竹篾或藤条细细编织而成。二娘到来后,放下火球,坐进大火桶,她要咳上好一会儿才能平息下来。这一餐饭,母亲只为二娘一个人搦菜,边搦边说,“多吃点,二娘。”饭后,母亲将崭新的压岁钱分别塞进我们几个孩子手里,二娘也有一份,每人一元。二娘必会推推搡搡好半天,终会被母亲硬塞进她的大襟褂子里。我们几个孩子的压岁钱,在除夕当晚便会被母亲从口袋里掏出去,连同一起掏出去的,还有香喷喷的年货。“这些东西放在口袋里,给老鼠吃啊,把衣裳咬得大洞小眼的,看你们还有什么新衣穿。”母亲边掏边嘀咕。

去石头头山村的舅舅家给外婆拜年,是大年初二必做的事,总是父亲带着我。父亲手里拎只篾腰篮,里面装着一提挂面,两斤红糖,两条方片糕,一刀肉,肉上拴着一根草绳,那是父亲亲手搓的草绳,上面还贴了一片红纸。他走前面,我走后面,不时地看见一群一群的鸟飞过,空旷的原野被唤醒——红花草已有半拊长了,青枝绿叶,喜气洋洋。麦子油菜,已经呈现出燎原之势,把原本在冬日里枯寂的原野,装扮得很有些看相了。依然骄傲的,还是冬日里的主角,大白菜、大头青、萝卜、大蒜、茼蒿、菠菜、胡萝卜。

八十多岁的外婆坐在门口晒太阳,父亲和我拱手给外婆拜了年。工作于周潭血防站的舅舅家人口多,两个儿子,四个女儿,除了直呼表妹“银萍”的名字,其他比我年长的,我叫他们表哥表姐。我们落座时间不长,舅母就从灶间端出堆得高高的两碗挂面。那挂面下面是藏着乾坤的,有鸡腿,有五香蛋,有肉圆子。父亲坐到八仙桌上去,我依然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,父亲让舅母拿来一只干净的碗,他用筷子把里面的鸡腿、五香蛋、肉圆子一股脑地扒拉进那只干净的蓝边碗里,然后,又端过我手中的碗,一式一样地扒拉过去,我接过被扒拉过的碗,里面只剩下一只五香蛋和挂面。舅母眼瞅着,嘴上一直不停地念叨,“姑爷,你别作弯哪。”父亲回,“不作弯,不作弯,才在家里吃得闷饱的,真吃不下。”

把鸡蛋和挂面吃下去,舅舅把装年货的食盒推到父亲面前,又抓了一把西瓜子给我。父亲和舅舅抽起了香烟。我则吃起了瓜子,舅舅说那是傻子瓜子,年前托人从外地带来的。我想象不出来,世上居然有这样好吃的瓜子,光是薄薄的一层壳,就够我品味好半天,咸,甜,香,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好味道。母亲总说,“隔锅饭香。别处的东西,总是更好吃。”大约便是这层意思。

坐了一会儿,再也坐不住,便跟着表姐表妹们出去玩跳房子踢毽子。我擅长踢毽子,能腾空打出一个一个的花来,跳房子,也是我赢的时候多。不过,事实也不见得如此,懂事的表姐表妹们,让着我这个客人,也未可知。

舞龙灯的来了,我们风一样地追过去,他们到一家,我们便跟到那家。那种爆棚的人气喜气,欲与天空试比高。如果愿意的话,春节的好些天,我们可以跟着舞龙灯的队伍挨村挨户地跑。

龙灯天天舞,却是天天簇簇新;我们的衣裳天天穿,却是天天簇簇新;我们给大人拜年的话,天天说,却是天天簇簇新——给您拜年,大年吉祥!



归程 李昊天 摄

新年,你好!

李树侠

伸手翻开日历,只剩下薄薄几张。一眼就望到年了。那手,就停顿在白纸黑字上,似乎想挽留什么,最终又颓然落下。

想想这时间过得真快,春天种下的木香,刚刚抽出几叶新绿,枝条也就延伸了三五寸模样,冬天的雪花就飞来了。阳台上一墙香气袭人的白花梦,终究搁浅于春天到来之前。

在我眼里,最无情的就是年华,容不得你纵容一下青春,也容不得你人到中年时有个闪失或者转折,真是“最是人间留不住,朱颜辞镜花辞树”。

有人说人生是一趟旅程,要我说,这种说法不是太合适。旅程有来有回,而人生却是单程票,你永远也不可能行至终点再从过头来过,你也有可能提前下车,懵懵懂懂中你不清楚能够遇见谁。走或者停,爱或者不爱,由不得自己选择。我们只能面对——面对初次相逢,面对一见如故,面对灯火阑珊,面对曲终人散。

可是,回过头来,看看走过的路,看看同行的人,有一路高歌,也有万缕愁绪不得释怀,但不管怎样,都是一种生命的体验,要懂得倍加珍惜。因为曾经被忽略,所以有着更加纤细而温软的心,爱微小的光芒,爱柔弱的花朵,爱跟你相拥而泣的那个人;因为走过弯路,有着宽容和博大的胸怀,委屈时默然一笑,被打击时坦然相迎。

其实,光阴看似无情,曲折沧桑,可也有温婉和意外的惊喜。你看,早上那一缕阳光,总是在你晨起打开窗户的时候,悄然无声迎向你,像你最亲爱的人那样拥住你,跟你诉说不尽的温情;冬夜里,窗口的那盏灯,立在寒风的当口,似乎时刻在谛听你迟归的脚步,明亮而温暖。

此时,我已经做着自己喜欢的那份文字工作,沐浴着冬日难得一遇的暖风,站在新岁的门槛,仰望那被白云洗得碧蓝的天空。我突然觉得人世是如此美好!我想要感谢自己,因为我的坚持,因为我的勇敢,因为我对文字的敬畏和热爱,生命在千疮百孔之后依然充满活力且日渐丰盈,弥漫出经久不散的芳香。

记得曾读过这样一首小诗:“一天很短,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,就已经手握黄昏,一年很短,短得来不及细品初春桃红,就要打点秋霜,一生很短,短得来不及享受年华,便

已迟暮”。

是啊,许多简单重叠的日子,就这样远去了,在年轮转换之间,亲手把自己喜欢的人和爱着的草木送到了光阴的对岸,而我们依然数着旧年落花,念着从前。可是那些似曾相识的故事里,又有多少人值得怀念,又有多少过往可以重来?

走过青涩的年华,开始学会沉淀自己,喜欢那些更长久的东西,比如随手拍下的一截矮墙、几块青瓦,甚至一垄望不到尽头的庄稼,现在看似平常,但若千年后或许就是历史最真实的写照;比如读书和写作,不仅让自己曾经荒芜的内心充满喜悦,老了还可以像牛一样,在风轻云淡的日子里慢慢咀嚼,慢慢反刍;比如回到老家与父母团聚,老人年事已老,剩下的时间不多,唯有陪伴才是最好的爱的表达。也渐渐学会了收敛自己的锋芒和棱角,不再和无谓的人争长论短,闲暇时种种花草,看看风景,在山高水长里感受大自然的恩赐。甚至是工作上的忙碌,有时都觉得是一种幸福,是自我价值的被肯定,是人生宽度的拓展。在一个人最清醒的时刻,并不期望每一缕阳光都能将自己照亮,在绝望的时候,也懂得为自己开一扇窗,走另一条更合适自己的僻径。

世间万千,时时都有凛风侵骨,但处处也有艳阳高照。人一旦存了光阴虚度的悔意,就会有时不待我的急迫感,会更加顾惜当下的一切。在花园饮茶,心如沸水般温暖;在檐下听雨,心生青苔般细小的柔情;在草原奔跑,心有一望无际的辽阔。只有对爱和美不懈的追逐,人生才会有如许圆满和快乐。

光阴深处,人总是辗转在得失之间,舍不得丢不下的太多了。候鸟飞走了,如果你还在旧巢下等它回返,或许等来的只是冽冽风寒霜冷。人也是,留不住一个去意已定的人,那就趁早放手,“草色烟光残照里,无言谁会凭栏意”,其实无论悲欢,也不过片刻之虞,行云流水且随他去,下一个路口,依旧会看到春暖花开、莺飞草长。

虽然眼下山寒水瘦,有时可能风雪交加,但一个人的内心可以盛装登场也可以素颜迂回曲,温和的接纳,温柔的远送。面对不期而遇的阴霾,伸出手,与往事作别,把祝福和希望挂在每一个转角,让行走的人一路阳光。

趁岁月含香,流年逐水,让我们在转身时,轻轻道一声:新年,你好!